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九十回 譚紹衣命題含教恩 程嵩淑觀書申正論

卻說譚紹衣觀風一節，雖是隱衷欲見弟姪，卻實實問俗採風，默寓隆重作養之意。先期一日，轅門掛彩，大堂張燈，胥役列班，掾吏謹恪供事。至日黎明，各生童齊集轅門恭候，俱在東邊一個茶肆中，吸茗啖糕，以待閃門。鼓吹一通，府史胥徒紛紛來到，俱向衙門進訖。鼓吹三通，府學教授、訓導，縣學教諭、訓導，各在轅門內下馬，服公服，魚貫而入。鼓吹三通，隱隱聽得雲板響亮，皂役傳呼之聲。生童各攜筆墨，硯池，鎮紙，手巾，團圍守候。堂鼓響震，虎威聲傳，只聽的腰拴鎖聲落地，兩扇金青銀鋁大將軍，東往東轉，西往西移，戶樞之音，殷殷如雷。兩個縣學，飛跑在門左點名，兩個府學，侍立在大堂柱邊書案前散卷。暖閣口紅幔斜撩，銀燭高燒，中間坐了一位神氣藹藹，丰標稜稜的大臣。

點名散卷已畢，四位教官領著各生童由暖閣後進去。東邊一座花園，一座五間三梁起架的大廳，中間一面大匾，寫了「桐蔭閣」三個大字，東邊五間陪廳，橫著漢八分「來鳳」兩字匾額。原來院中一株老桐樹，約略是三百年以外物。南牆邊一塊太湖石，高丈許，皴瘦骨立，中間七穿八透的，俱是窟窿，外邊崖稜坎坳，不可為象。所以簷柱上懸著「奇石堪當笏，古桐欲受弦」木雕一副聯兒，字書遒勁得緊。滿院濕濕綠苔遍布，此外更無閒花野草。對此清幽，各生童不但文思欲勃，早已道心自生。

遙聞傳喝，料得道台退堂。不多一時，只見兩個府學，各持一個紅單帖說：「大人親書題目，諸生是《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全章》，童生是《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」》。」又說：「大人吩咐，詩賦策論題，少刻即到。」各生童鋪巾注硯磨墨吮毫，發筆快快的，早已有了破題、承題、小講；構思深的，還兀自凝神定志。兩個縣學老師，押定廚丁茶僮，送上點心熱茶。

約至辰末已初光景，兩個府學老師，手持白紙一張，楷書八九行，說：「眾年兄請看詩、賦、策、論題目。」眾人置筆都來攢看。詩題是《賦得「寸草三春暉」得春字》，五言六韻。

賦題是《一簣為山賦》，以「念終始典於學」為韻。策題是《問揚子雲雄作〈太玄〉，論者以擬〈繫辭〉譏之，王文中通作〈中說〉，論者以擬〈論語〉譏之，至於馬季長融作〈忠經〉，分章援古，全摹〈孝經〉，而人鮮有譏之者，豈忠孝之理，本出於一貫欽？意者扶風之事業，毫無可議，而〈忠經〉、〈孝經〉，或可並峙歟？

諸生今日庭帷，異日殿陛，當必有所恃以為國家之重賴者，其各據所見，以詳著於篇》。論題是《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》。各生童莫不贊題目光明正大，只恐作的不盡題意。唯有紹聞心裡說：「策題明明藏著先人名諱表字，吾兄教我矣。」簣初心裡說：「一簣為山賦題，或者寓意教我。」也有七八分兒。各人分頭作文，紹聞作完四書文，便作《忠經》策，拿住「資於事父以事君」做把柄。簣初作完四書文，便作《小學》論，拿住「能敬必有德」做主腦。

午刻已到，陪廳上設了十桌，每桌六人，擺出豐儉咸宜有湯有酒的席面。未刻交卷，四位學師收掌。道台坐了二堂，學師率領各生童上堂稟揖，謝教謝賞。先時點名時，道台已默默看了自己弟姪，心中有一二分尚可少慰意思。到了此時，正要細細物色，就中說幾句話。只見秀才中一個人峨冠方履襴衫闊帶，年紀在五十歲以外，手持二冊，深深掃地一揖說：「生員們蒙老大人今日這一番栽培，真乃不世之遇。」道台道：「請來領教，只恐簡褻有礙。」那秀才道：「生員有一言上稟：這是生員詩稿，三、四、五言古風，俱追摹漢魏，至於五律七律，不過備數成集，就中唯有樂府三十章，頗為可觀。敬呈老大人作個弁言，以便授梓。」道台笑道：「學生原是涉獵帖括，幸叨科名，到今簿書紛攘，舟車奔馳，荒蕪也就到極處了。博雅大作，暫存署內，閒中細加吟哦。」那秀才道：「敬懇賜一序文。」道台笑道：「豈不欲幸附驥尾，但不敢妄加佛頭。」那秀才道：「詩文稿序，一定得個賜進士出身，才可壓卷。」這道台口中說話，眼裡卻十分關注簣初。見生童各有欲去的形色，吩咐傳點開門。雲板三敲，便離公座上大堂。班房出來些淨簪皂隸，連聲喊堂。四位學師仍引生童；由暖閣東邊轉到月台。鼓鞳閃閃，眾生童擁擠而出。夏鼎在石獅子東邊打個照面，不敢近前。

這一起生童出的東轅，循街別巷而去。內中就有四五個好吃一杯兒，連袂牽襟上留珮樓，呼僮叫保，幹那卷白波的高興事兒。揀了一個座，四面圍坐，銜杯捻豆，咬瓜子，說將起來。

這個說：「好道台。」那個說：「好題目。」說著說著，說到呈詩稿兒秀才身上來。這個說：「不知此公是城是鄉，全不認的。」那個說：「也不城不鄉，我知道他極清。此公在北關頭兒住，姓謝名經圻，別號梅坡。張宗師手裡進學，與家叔同案。

考了二十年秀才，等第在忽二忽三之間。不知怎的這一次取了一等第二名，五十歲補了稟，自己看著真是個大器晚成。平素好做幾句歪詩，竟看得是為其事於舉世不為之日。又好《字彙》上查幾個畫數多的字兒，用到他那詩上，自矜淹博。這個由他罷了。家中淡薄，靠著硯田掙飯吃，這也是秀才本等。爭乃他有兩宗脾氣最出奇，一宗好管買賣房產，一宗好說媒。說買賣，或可分點子牙用，雖說下流，尚是有所為而為之。惟有教書的好說媒，是最不可解的。人家結親是大事，他偏在學堂裡，看成自己是撮合山。男家打聽女兒，他說我曾見過，真正出眾標緻；女家打聽學生，他說是我的徒弟，再不然就說我曾與他看過課。三言兩語，就想坐會親酒的首席。他這個毛病，再不肯改。昨年在縣上打了一場官司，鄉里兩家結成親戚，原是他說的媒，到如今男人有了廢疾，女家想著悔親，男家不肯，告到官上，他是媒人為證。女家訴狀說他原提過一句，我家並不曾承許。縣公要庚帖寸絲，男家拿不出來。男家埋怨他辦事無首尾，女家罵他占騙。縣公那個申斥，合城傳為笑柄。這案如今還未結哩，男家靜候著不瞅睬，女家卻不敢另議。這耽擱人家子女是了不成的。俺兩個有一點瓜葛親戚，昨日我到他學堂，座右貼個紅簽兒，寫著『大冰台梅翁老表叔老先生大人尊前』，他注了次月初六日又要赴席的記號兒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憶如今日，道台像是意有所注，也看不出是官事掛心，也不知是宅裡私事。他上去呈詩稿時，道台眉尖已有不耐之色，漫說漫應，急切推托他。他只管纏絞不清，我替他肉麻，他不覺高低。等道台說了聲傳點，連別人一齊攆出來。」

道言未已，只見一個衙役上酒樓來，問：「謝相公在此沒有？」眾人道：「他早走了。」衙役道：「這是謝相公的書，發出來了。」衙役放在桌子上，下樓去訖。大家說：「何如呢！」眾人打發酒錢，因吃的壺瓶多了，還少三十文。眾人笑道：

「把謝梅坡的詩稿，做了賞當何如。」酒保道：「相公就再少三百文，也只算小鋪接風了，這書卻不敢要。」眾人說：「是放在這裡，改日來取。」酒保道：「這還使的。」眾人哈哈大笑，一齊下樓而去。

那嘴尖的，便謔了四句道：

行文堪覆醬瓿，做詩合蓋酒甕，

來日重遊過此，摘句好助觴政。

閒言撇過。單說紹聞觀風回來，細想本日道台所出題目，像為本身父子而設。點名之時，眉睫間神若偏注，意像淵涵。

卻又不敢妄猜，只得仍然引興官兒，在書房中苦讀。

到了次日，喊門聲甚是急迫，紹聞難以假裝不曾聽見。門縫裡塞了一個全夾紅帖兒，紹聞抽過帖兒一看，上寫著羊、豕、雞、魚四色腥味，菘、蓮、筍、菠四樣時蔬，下開「年家眷弟王紫泥張繩祖同頓首拜」。門外喊著：「盒子已進家裡去了，開門，開門。」紹聞難以推辭，只得把鑰匙丟出牆外。張繩祖開了鎖，王紫泥推開門。兩個進來拉住手抖了幾抖，哈哈笑道：

「念老，恭喜！恭喜！」

進書房為禮，紹聞讓坐。原來屋內只有兩廂子，一個放臉盆杌子，三人坐下。這簣初就該站著。紹聞也叫兒子作了揖，二人誇道：「好學生，好學生。」紹聞命向門外唸書，簣初遵命而出一一原來紹聞家中桌椅，還在典鋪內伺候當商，未及回贖。這簣初咿唔典籍聲音，張、王二人覺得刺耳，卻又難說書不該讀，只得略敘寒溫，說道：「念老縣試首取，這番大考，定是恭喜的。公郎也

是必進的，自然父子同榜，豈不喜煞朋友們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案首也取過，誤了大考。如今老苗了，未必還能幹事。兒子乳臭未退，《戊四書》尚未講完，那得有了想頭。二公且坐，我回家催茶。」王紫泥道：「不渴不渴。」紹聞起身而去。原來回家看二公的禮物，晌午怎的款待，又別無坐客之處，回去酌度意思。

張繩祖只得坐著。王紫泥走出院裡，簣初站起來。王紫泥接過簣初的書本，指道：「這『好名之人』一節題兒，我考過。這是孟子教人的意思，還記得同號的張類村老先生說，是人不能哄人的意思。好好的讀，好好的讀。」

這紹聞回家安頓款待席酌，原是怕二人拉扯再入匪場。但既以禮來，也難叫他二人空過。殊不知二人來意，並不是仍蹈前轍，原來二人身上有了急症。只因王紫泥老了，告了衣衿，家無度用，把兒子掛出招牌來，上邊寫著「官代書王學箕」，門上垂個簾兒，房內設三四個座兒，單等著鄉里婚姻田產人，寫衙門遵依甘結紙，或是告的，或是訴的，或是保人的，或是自遞限狀的，全憑這一管軟槍頭子，一條代書某某戳記印板兒，流些墨水，糴米買菜。張繩祖將產業廢棄已盡，年已老邁，那盤賭誘嫖的場兒，也上不去，也籠不來，每日吃什麼呢？全憑訛騙賣過產業的買主，今日呈告某人買我田地當日欺瞞弓口，多丈量了我的地有三十畝；明日呈告某人買我房屋，當日私價准折利上加利，並不曾收過他的銀兩，他是盤剝我的宅院；今日坐到人家客屋裡，說這房子我原是契明價足賣與你家，我不騙賴，只是我家是進士，我家做過官，賣與你房子，不曾賣與你畜獸，你家是白人，許你家住房子，不許你家安獸，我要搬我的獸哩；明日把人家牛馬牽到他家裡，不放與人家，說我家墳裡，有蛟龍碑，怎許你撒放牛畜作踐，等著當官牽的你去。

這一宗說合解和是一百兩，是五十兩；那一宗說合陪情是十兩，是八兩，甚至也有三百錢、五百錢就清的。這二人此一回來，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張繩祖把鄉里一個土富，訛詐哩受不得了，真正是孟獲經過七縱，孔明又添上八擒，同鄉頗為旁忿，受主不免情急。那譚道台上任伊始，早已有不徇情、不受賄清正嚴明之名遍滿省城，這個土富就告了攔馬頭一狀，告的張繩祖欺弱疊騙、王紫泥唆訟分肥。這道台狀榜上批的嚴厲，兩人早嚇的終夜不寢。不料夏鼎親口送個信兒說：「前日觀風時，我親眼見把譚紹聞請到內宅，待了席面，還與了興相公紙筆銀二十兩。或者能進後堂替你說一說，鬆活些也是有的。」所以張王兩人，趁著紹聞縣考案首，父子前列的光彩，治一份水禮，只求居間緩頰，批到縣衙，這縣衙書吏衙役，是他們喂熟的，就不怕了。這是二人叩喜的隱情。

卻說紹聞回家安頓午飯，叫雙慶提茶來，斟了分送。紹聞道：「雙慶你回去罷，廚下攢忙。」並叫簣初一同回去。這也是一日被蛇咬，十年怕麻繩的禮兒。卻不料雙慶出書房門，忽的跑回來道：「程爺、蘇爺來了。」紹聞躬身往迎。蘇霖手中拿了四本新書。進書房，同為了禮。簣初見兩位老先生進來，又回來恭恭敬敬為了禮。讓座時，卻只有三個座兒，大家且站著，紹聞忙叫雙慶回家，再取兩條長凳來。

這張、王二人，尚未及說明深衷，好不掃興討悶。大凡小人見正人，有兩幅面孔：當全盛時，他的氣象是倨傲的，言語是放肆的，極不欲正人在座；當頹敗時，他的面貌是踟躕的，神態是齷齪的，又只欲自己起身。這張、王二人，與程、蘇二位，雖說一城居住，原是街上撞見，只有一拱不交一的相與。

今日薰薰薰同一器，本來萬難刻停，況且衣服濼縷，雖說綢緞，卻不免鈕扣錯落，綻縫補綴，自顧有些減色。程、蘇二公，雖說大布之衣，卻新鮮整齊，看來極其穩雅。就要告辭而去。紹聞見椅凳齊備，極為挽留，以答來貺，那裡肯放。張繩祖道：

「念老，你出來，我對你說句話。」

紹聞出書房，王紫泥也出來。只見張繩祖向紹聞唧噥了片時，紹聞就不挽留，一直送到西蓬壺館來。吩咐菜肉茶酒，張繩祖道：「不用你調停，我們揀著吃得飽，喝得醉，明日打只打發錢罷，管保不至太破費就是。」紹聞想著鴟鵂不敢與祥鳳並棲，稂莠不得與嘉禾為伍，自己也少了東顧西盼的作難，一拱而回。

及回到書房，只見桌面上四本新書，二位老先生與兒子簣初說話。紹聞坐在杌上，簣初下移在凳。蘇霖道：「老姪呀，你這位好學生，考案也取得極高。」程嵩道：「對幼學說話，千萬休要誇。大成之人越誇越怕，小就之人見誇就炸。十四五歲的人，縣考掛了名子，也是稀鬆平常的事，不是禮部門口放了榜文。況且禮部門前放的榜，那二十歲內外的也不少。這何足為奇？就是那禮部門口有名的，也要名副其實。不然依阿閩守，招權納賄，也算不的一個進士。既如咱這祥符最相好的朋友，當初有咱五七位。戚公中了進士，拉了翰林，聽說他如今在京裡，每日購求書籍，留心考核，這算一個好秀才。婁公中後，在山東做官，處處不愛錢，只實心為民，至一處落得一個祠堂，這也算一個好秀才。譚兄拔了貢，保舉賢良方正，只這四個字上，他都站得住腳，方完得一個士字。類村兄，明經歲薦，專一講『陰鷲』二字，勸人為善，這個士字，被他一片婆心占得去。落下咱兩個，我一向看得你不勝我。論存心之正直忠厚，咱兩個是一樣的，但我比你亢爽些，雖出言每每得罪人，要之人亦有因我之片言，而難釋禍消者。這算也不好也好的。」

我一向把你看成唯諾不出口，不過一個端方恂謹好學者而已。

前日你送我這部書，方曉得你存心淑世，暗地用功，約略有二十年矣。一部《孝經》，你都著成通俗淺近的話頭，雖五尺童子，但認的字，就念得出來，念一句可以省一句。看來做博雅文字，得宿儒之歎賞，那卻是易得的。把聖人明天察地的道理，斟酌成通俗易曉話頭，為婦稚所共喻，這卻難得的很。」蘇霖道：「後二本二百四十零三個孝子，俱是照歷史上，以及前賢文集雜著謄抄下來，不敢增減一字，以存信也。一宗孝行，有一宗繡像，那是省中一位老丹青畫的，一文錢不要，一頓飯不吃，情願幫助成工。」程嵩道：「這個好的很。古人左圖右史，原該如此。難得此老所見遠大，並不索值。人性皆善，聖人之言不誣也。但坊間小說，如《金瓶梅》，宣淫之書也，不過道其事之所曾經，寫其意之所欲試，畫上些秘戲圖，殺卻天下少年矣。《水滸傳》，倡亂之書也，叛逆賊民，加上『替天行道』四個字，把一起市曹梟示之強賊，叫愚民都看成英雄豪傑，這貽禍便大了。所以作者之畜，三世皆啞，君子猶以為孽報未極。像老哥這部書，乃培養天下元氣，天之報施善人，豈止五世其昌？」蘇霖道：《金瓶》《水滸》我並不曾看過，聽人誇道，筆力章法，可抵盲左腐遷。」程嵩道：「不能識左、史，就不能看這了；果然通左、史，又何必看他呢？一言決耳。萬不如老哥這部書。」

少刻，雙慶措桌子，蔡湘奉盤碗到了。奉酒下箸，程蘇二位先生首列，紹聞打橫，簣初隅坐，有問則對，無答不敬。這程嵩淑仔細端相，不覺歎道：「令器也！」蘇霖道：「你也怎的誇起來叩程嵩淑點頭道：「真正的好麼！孝移兄不死矣。為之再進一觴。」銜杯高興，又向著簣初道：「我心內極愛見你這個小學生。不是單單要你中舉人，成進士，做大官，還想著叫你在為順子，在國為良臣，你爺爺的名子及表字，都有了安插的去處。」轉而向霖道：「我之言孝，非世俗陋儒臥冰、割股、啗蚊、埋兒之談，令人可怖、可厭。姑不說割股、啗蚊、埋兒之行，使人心慌。即如王祥求鯉一事，據史籍所載，乃破冰而適逢冰解，非臥而求之。若果裸臥以求，豈不凍死，何孝之有？要之，孝之理極大，孝之事無難。恭敬了，便是孝，驕傲就不是孝；老實了，就是孝，欺詐就不是孝。恭敬老實便集福，豈不是孝？驕傲欺詐便取禍，豈不是不孝麼？我如今老而無成，雖說挨了貢，不過是一個歲貢頭子，兒子又是個平常秀才，還敢滿口主敬存誠學些理學話，討人當面的厭惡，惹人背地裡笑話迂腐麼？直是閻婆透了，看的真，滿天下沒人跳出圈兒外邊也。是咱城裡，我們五六個自幼兒相與，實實在在的是正經朋友，不是那換帖子以酒食嫁游相徵逐。今日見賢姪務正，小相公品格氣質都好，就像我姓程的後輩有了人一般。」蘇霖點頭道：「這是我們幾個老頭兒真心。」這程嵩淑酒助談興，談助酒興，不覺得醅醅，向蘇霖道：

「我竟是醉了，咱走罷。」蘇霖道：「考試將近，休誤了他們這半天書。他們進場，是要寫文字哩，不是寫話。」程嵩淑笑道：「他們不寫這話，卻寫的是這個理。」說著早已起身，紹聞父子後送。蘇霖道：「小學生送客只到門口，不許再往前去，回去罷。」

紹聞送至衙口回來，到西蓬壺館看張、王二位。進館一問月收賬的說：「走的早了。這是他兩個親手上的賬，一百二十文錢。」紹聞道：「我慢待了客了，他兩個沒吃什麼。」管賬的說：「四碟子菜，兩碗麵，一壺酒還沒吃完，就走開了。」

正是：

人遭詞訟怖追呼，公子秀才膽共酥；
回首舊年嫖賭日，翻成蓬島與方壺。